



特别策划

历史的刻度

★ 我们在太行山上 (组诗)

□ 李晃

土炕上的灯盏

老槐树下的磨盘还在转着
1937年的秋风刮过晋西北
破棉袄里掏出的麦粒
在瓦盆里沙沙响——
“咱八路军来了，
就不叫鬼子糟践庄稼地”
王大爷的烟袋锅磕在炕沿上
火星溅在军用地图的怀抱里
那些用红蓝铅笔描出的山路
比老乡心里的坎还陡

油灯芯子挑了又挑
照见通信员磨破的鞋底
“明天穿新鞋去陈庄送情报，
鞋底得纳密点”
新媳妇把针在头发上蹭了蹭
线脚里缠着月光和棉絮
窗纸外，哨兵的枪刺挑着星星
山风掠过岗哨时
总带着土炕熬熟的小米香

平型关的石头会说话

九月的山梁淬着钢
八路军的绑腿缠紧太行的骨节
机枪架在崖缝里
枪管吐出的火舌
把鬼子的膏药旗烧成破布片

炊事员老周端着半块锅盔
爬过战壕时
子弹在头顶织成网
“营长，喝口小米汤吧”
锅沿还留着他们掌心的烫痕
当冲锋号响起时
他把铁锅扣在伤员头上
自己扑向了敌人

如今，那片河滩还躺着弹壳
被雨水洗亮的石头
总在黄昏渗出铁锈味

放羊的老汉路过时会说
“看那石头缝里的草，
都是当年战士血浇的根”

青纱帐里的星群

高粱长到齐腰高时
地道口的葫芦花正开
通信员小名叫石头
钻高粱地时像只狸猫
腰间手榴弹弹着高粱秆
沙沙响得像下小雨

“西边炮楼又增兵了”
他把情报塞进秫秆秆
露水打湿的信纸上
还有村东头大娘烙的饼渣
远处鬼子的巡逻车响了
他往泥里一滚
就成了裸带枪的高粱

现在青纱帐变成了玉米地
收割机开过的垄沟里
偶尔翻出生锈的刺刀
种地的老人捡起它
总看见
无数个钻高粱地的少年

纺车摇过的冬天

南泥湾的雪落进纺车轴
王震旅长的手和战士一样
磨着枣木纺锭
“自己动手”四个大字
被纺成棉线，织进军被里

张班长的未婚妻从老家来

看见他晒在晾绳上的补丁裤
没说话，却把带来的布鞋
悄悄塞进他背包
夜里纺车声停了
她摸出系在发髻的红头绳
给纺车轴打了个结

在博物馆的展示区里
那架纺车还在转
转过八十圈春秋
纺出的棉线早已变成
田野里抽穗的麦芒
和城市的高楼林立

百团大战的时钟

1940年的夏夜特别长
彭老总的怀表卡在晚八点
正大铁路的铁轨下
埋伏着无数双眼睛
“吹哨为号”——
号声未落，铁轨已被扛上肩

煤矿的灯房还亮着
鬼子兵的皮鞋踏碎月光
突然，井架上汽笛长鸣
那些藏在煤堆里的战士
举着镢头冲出来时
矿灯连成一条闪电

人们走进阳泉纪念馆
老式火车头停在铁轨上
车头上的弹孔
像永远睁着的眼睛
当夕阳把影子投在地面
就成了指向胜利的时钟

老照片里的掌纹

玻璃下，那张合影已经发黄
连长站在中间
右掌缠着绷带
绷带下的伤口
曾攥着炸碉堡的导火索

左边的小号手咧着嘴笑
铜号还挂在脖子上
号嘴里卡着未吹响的冲锋号
右边的卫生员别着药箱
箱底压着给母亲的信
信纸上的泪痕
早被硝烟烤成盐粒

来看展览的孩子
总把鼻尖贴在玻璃上
“爸爸，他们的手怎么都是茧？”
父亲没说话，只是把孩子的手
按在照片的玻璃上
那里永远留着
一代人攥紧枪杆的温度

山冈上的刻度

每年清明，总有白发的人
往山冈上添一捧新土
土堆里埋着生锈的水壶
和磨圆的弹壳
风吹过墓碑时
野草会低低絮语——

“看那云，多像当年
咱八路军的绑腿”
“听那泉，还响着
纺车摇过的春天”
而山冈的岩壁上
雨水冲刷出的沟壑
正是历史留下的刻度
每一道都写着：
“不叫鬼子过大行”

★ 不退的五峰山 (外一首)

□ 程杨松

退至五峰山，就不再退了
就用最后的一把骨头
拼出一堵墙

就在十字堖、五峰山、乌岩山、大脚山、吉峰山
与进犯的日军死拼

就迎击五峰山、毛坞岗、七都尖、石灰山的
五路进攻
也决战白刀岗的主力突击

就拼至七都大桥被洪水冲塌
白刀岗失守
拼尽最后一粒子弹、一条命、一滴血

就敲碎每一块石头

焚烧每一寸山
直至留下900多具日寇的尸体……

那是不退的五峰山，广丰的五峰山
或者历史的永恒坐标
记忆浮出的礁石

每一颗子弹都代表我

夜色笼罩的时候
灯火和月色都是奢侈并危险的
只有刺刀的白、热血的红
是我们最后的抵抗

在那个拥有过量黑夜的年代
祖先的梦已经成为标本

等待在多年以后
由后人继承并
重新发芽

假如家园被肆意侵占并破坏
就让信仰和意志燃烧
身体让出屋子
每一个铜板、每一粒粮食、每一件家私……
换作子弹从广丰出发
穿过日寇的胸膛

就让“徐浩”“李桃华”的
名字连同愤怒
抢在一颗颗子弹前面
穿越86年的时光
击中我渐渐冷却的心脏

★ 我的一九四二

□ 鄱阳余晓

九十载风雨沧桑，镌刻进
额头上沟壑般的皱纹
她的语调，平静
如止水的秋棠湖面
不起微澜

那年，鬼子兵开进鄱阳城
父母用锅底灰
抹黑了我的小脸
懵懂的心，竟以为是
场游戏的开端

骤然！呼救、呐喊
撕裂了黄昏的宁静
穿透土墙，灌满双耳
门缝里，我窥见——
邻家姐姐赤裸着奔逃
随后，一颗子弹
洞穿她绽放的青春

从此，一切都沉入
一场永不醒来的长梦
梦里，她教我跳房子游戏
梦里，她拽着我一路狂奔
梦里，总有一张模糊的脸
端着枪在瞄准

“呼！”梦境碎裂
而，另一场梦魇
在下一个黑夜降临之前
早已完成重组

“把所有的碎片粘贴成
永不凋零的花簇
每片花瓣里，都站着
一个整装待发的黎明”
——她浑浊的瞳孔，再次
被不熄的火焰点亮

★ 黄河，我匍匐在您的胸膛

□ 罗水长

我自巴颜喀拉山的雪线而来
匍匐在您的胸膛
壶口是您袒露的心房
每寸肌腱都跳动着
生生不息的力量
五千年心律在砂岩上刻写
把黄皮肤染成大地原色

我自龟壳甲骨的裂纹而来
匍匐在您的胸膛
您黏稠的泥浆中绽放着史诗
那些炸裂的水晶 多像
被烽火撕碎的竹筒
在峭壁间反复装订
当浪花咬住我的锁骨
就听见《黄河大合唱》
正从漩涡深处浮起

我自冻僵的刺刀尖而来
匍匐在您的胸膛
您用浊浪为我清洗枪伤
太行山的断层里
还卡着未爆的怒吼

黄河石不是石头
是淬过火的民族脊梁

我自南昌舰的航迹而来
匍匐在您的胸膛
您用浪花为我佩戴勋章
“南海一号”的瓷片
给出了岛屿和礁盘的经纬度
母亲啊！您教我们
把苦难酿成液压油
驱动整个大陆架
向深蓝眺望

我终其一生匍匐在您的胸膛
再将耳朵
贴紧您澎湃的间隙
听地心传来的
巨大泵声
那是所有黄皮肤下
共用的心室
正把液态的火焰
泵向
更璀璨的东方



半棵榕树

□ 王彬权

老家村口，挺立着半棵古榕树
80多年前那个没有日头的日子
她用苏醒的肩膀和躯干
把东洋的那颗炸弹挡住
剩下的部分向着村子的方向
张开所有的翅膀

她的力量来自脚下这方泥土
还有那些与小草一起
从土地生长的生命
半棵古榕树，以俯首大地的姿态
长成一棵活着的纪念碑

她接续用半个身子
丈量白天黑夜
每天清晨准时翻阅
家雀和鸽子祥和的歌唱
她抚慰过往的春夏秋冬
护佑这个村子世代宁静

80多年的伤痕至今还隐隐作痛
她把裸露的根须伸进泥土深层
紧握成无数只拳头
在变幻莫测的风霜冰雪中
随时准备掀翻整个冬天
钻出身上带刺的满地新芽



第 2353 期
邮箱: cuilan1972@sina.com
电话: 0791-86849202